

□雪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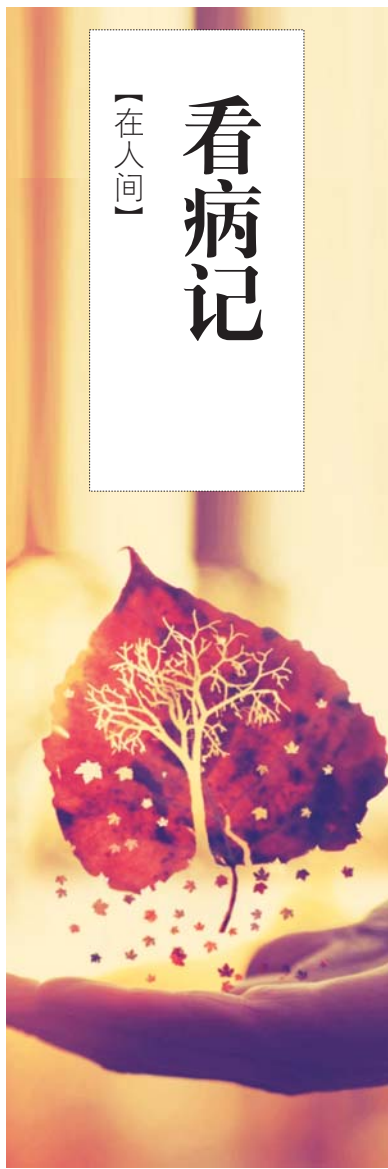
天气预报说明天北京有大雨，她下意识地揉了揉膝盖，叹了口气，继续唱歌。“怎么也得去一趟，听听医生说能不能手术，我才死了那份心。”直播过程中，她不时地与“老铁”们搭讪、聊天。不远处，她的母亲穿着长筒黑胶鞋，弓着腰在菜地里浇水。

这是一对母女，我关注她们的直播有段时间了，偶尔进直播间送个小礼物、点点小红心，其余的就是为她们默默祈祷。乡村、菜园、蜂箱、老狗、有故事的人，本来就容易吸引眼球，可她们略有不同。她们不主动添加好友，不主动跟人要红包，简介写得平铺直叙，对“身世”和“过去”也毫不掩饰，苦难叠加的人生版图，着实叫人喘不过气来。母亲68岁，离婚二十多年，早些年儿子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；闺女38岁，幼时患病，小学一年级都没上完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依靠母亲照顾。大约8年前，她们开始四处卖唱，近两年因为疫情，改成在家直播。闺女始终有个心愿：做人工关节置换术，能站起来走路，照顾母亲。于是，经过前期各种咨询，她决定去趟北京的大医院，提前一周在网上抢到了专家号。她把专家的名字搁在嘴里念了又念，仿佛嚼碎咽在肚子里，自己给自己壮壮胆。

出趟远门谈何容易？对身体不方便的人来说，更得有勇气和肚量。前者是不惧各种困难，后者是不怕别人的异样眼光。那天早上不到5点，天还黑着，哥哥开车过来接她和母亲，把她抱上车的瞬间，她回头瞥见菜园子上空挂着的几颗星星还在酣睡。到了车站，核酸检测结果没出来，她硬着头皮办了改签，候车大厅里又多了两个焦灼的人。午饭时间到了，母亲从背包里掏出一根洗好的黄瓜，旁若无人地啃起来。她说饿得很，母亲才起身去买了几个包子，一口一口喂给女儿吃。旁边候车的旅客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，她们的耐心也将消耗殆尽。

终于，她们坐上了去北京的高铁。沿途的风景向后奔跑，她的心向前飞奔，一步恨不能迈出一万步。座椅上的母亲却从头到脚不自在，她不停地搓手，脸上的皱纹层层叠叠，像蛋糕裱花将要融化的样子。顺利抵达北京，下车，恰逢晚下班高峰时段，找无障碍通道，打听去医院方向的地铁线路，她们仿佛在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里趟起穿行，走走停停，或来回折返，她的脸上写满疲倦，母亲紧跟其后，生怕走散。

当天晚上，她们住进提前预约的小旅馆，住进去才发现这里没有坡道，离



【在人间】  
**看病记**

医院也不近。阴影下，进出口的高台阶恍若张着大嘴，令她心里不安。这时候，她听网友说，明早去医院前要做一次核酸，这么晚到哪里去做呢？从旅馆里挪出来，她向一个小伙子求助，对方赶时间赴饭局，但还是停下脚步，帮忙打了几个电话咨询，告诉她要等明早去医院做了。天空中飘着小雨，她们去买饭，也没有撑伞，沿街店铺灯火通明，飘出诱人的美食香味。母亲背着手，看看这家，摇摇头，问问那家，又摇摇头。她有些不耐烦，“出门在外不能疼钱，先吃饱再说！”母亲买了两个素烧饼、一个豆沙饼，拎在手里，轻飘飘的，这是她们在北京的第一顿晚饭。

第二天又起个大早，晨曦微露，她们辗转换乘地铁，提前来到医院。见到医生的瞬间，她有些语无伦次，露出掉

得只剩两个半颗的门牙，咧开嘴笑了起来。母亲站在一旁听着，眉头拧成一根粗线。先去拍片做检查，回来再找医生。她嘴里念叨着，“嘀嘀”两声，开着电动轮椅出了诊室的门。很快，拍完了片子，就在她们踌躇之时，有位网友赶了过来。网友曾买过她们家的蜂蜜，看直播知道她来看病，请娘俩去医院门口吃了顿饭。等吃完饭，去自助机取了报告单，再去找医生，医生已经下班了。她有想哭的冲动，但扬起头，没让泪水溢出来。“我把医生弄丢了，你们说好玩不好玩？本以为拍完片的空当去吃个饭，谁知道医生下午不坐诊啊！”她又补充道，“都怪我没经验，其实不用等结果出来，医生电脑上也能同步看到，真是太笨了！”她的自嘲叫人心疼又心酸。

她们扫兴而归。又换了家旅馆，价格比上一家便宜10块钱。睡了整整一下午，比一个夜晚还要漫长，有郁闷，也有无助。偌大的北京，她找不到可停靠的心灵港湾。这天晚上，她们进了一家路边小店，点了一碗馄饨、一碗馄饨皮，母亲不吃肉，准确地说是习惯了不吃肉的日子。她边吃边直播，从问诊到拍片，再到找不到医生，病只看了一半，拉拉杂杂说了很多，又像是什么都没有说。离开时，小店要打烊了，母亲小声嘀咕道：“一碗煮馄饨皮，没馅也收同样的钱，大城市就是大城市。但是，大家都不容易啊。”这是她们在北京的第二顿晚饭，吃得比第一顿饭还要纠结。

去北京看病，是为了圆一个梦，也是不屈的灵魂在歌唱。第三天，她们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，早早去医院等医生。或许是被她们的遭遇所感动，医生没让她再挂号，看了片子，又检查了她的身体状况，最后告知能做手术，让回去筹钱。听到这里，她开心地笑了，露出两个半颗的门牙，很快又皱起眉头，心事重重，四五十万元的手术费如同一座大山，驮着她们的命，也负载着未来的路。走出医院的大门，她加快脚步，准备去坐高铁返家。在高铁站附近，转眼工夫，母亲走丢了，慌乱无措之下，她报了警。10分钟后，母亲出现在候车室里。她的眼角噙着两颗硕大的泪珠，很重、很重，差点把心底的一堆柔弱压碎，滚落一地。

去北京看病，她们这一趟的波折，被直播间里的几万人在线围观，但是，她们的苦分毫未减，甚至还在看不见的地方扩张和咆哮。此刻，窗外的大雨敲打玻璃，是杜甫的雨，呼啸着某种悲伤，把大地的泪痕淹没得干干净净。或许，她们离我们很近，悲悯也离我们很近，生命与生命本就殊途同归，只是浮躁的灵魂经常失去觉知，转身隐入尘烟。

【浮世绘】

□丹萍

前段时间和妹妹去外地玩，在某个网红景点，妹妹说网上好多人在这里买咖啡拍照打卡。我们本来也打算去买，但看到一个女孩子正举着写有景点名的咖啡杯拍照，趁机也拿出手机蹭拍了一张。那个拍照的女孩子挺可爱的，自己拍完，还特意把杯子转到我们这边，让我们拍到合适的角度。我们拍完赶紧闪了，因为又有其他人过来准备拍了。女孩说，快点快点，我手都酸了。

第二天去一个边陲小镇，我们出了火车站问出租车司机：“包车多少钱？什么线路？”他问：“你们没查攻略啊？”我说：“查了。”他一抬手，示意我们上车，按网络上的价格成交了。路上我们想停下拍照，司机说不要拍，等一下。果然，等一下视野更好。五天的行程都是这样，非常顺利。快离开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没和当地人深入交谈一句，连问路都没有，讨价还价也没有。现在旅游变得太简单了，走到哪里，都熟门熟路。后来我想，还是不要没事就翻看旅游攻略。写得一般的，让人不想去；写得好的，让人觉得已经去过了。

前两天，老妈说厨房的抽油烟机坏了。我说，难怪啊，躺在床上时闻到青椒炒肉丝的味道，爬起来吃饭，桌上却是茄子炖土豆。我从手机上找了一个维修公司，客服问我地址，我说，北市旁边，骨头馆前面的小道进来。客服问：“哪个城市？”我这才知道这是个平台，人家总部在北京，哪知道你们的骨头馆在哪儿？只好正襟危坐把地址说了一遍，东北口音都收起来了。

下午，“滴”来的师傅进了门。他先把工具箱在我们家地上拍照上传，然后和我合影拍照上传，估计是告诉平台——他来了。然后平台发了一个链接到我手机上，我确定师傅上门了。师傅检查完抽油烟机又鼓捣了一阵手机，平台又发了一个链接给我，确认费用。手机支付维修费，又一拍照才两散。

可是，没几天后，我妈打电话给我，说抽油烟机又坏了。我只好又和平台沟通，平台又要派师傅。我说，上次收了钱，这次不能收了。客服说，过了七天保修期了。我记得以前修家电的师傅都是楼下五金店的店主，如果修完只过一周就坏了，再来维修，断断不会再收钱的。换谁都不好意思啊，修个家电，只保修七天。但是，跟平台没办法讲这个理儿，保修期写在页面上呢。没办法，只好让平台派上次那个师傅来。我觉得只能和这个师傅个人“理论”一下了。

师傅上门的时候我不在家，他后来打电话给我说，上门看了没有问题，上次涂了胶的地方还是好好的。零星还是有油烟的味道，那是装修的问题。我没在家，他怕和我妈说不明白，为了让老太太觉得放心，他就又用胶装模作样喷了几下。这波安慰老太太的操作，师傅说不收钱了，但在平台上没法通过，只能和我统一口径：经过电话沟通，没有上门服务。这样订单才取消了，我也不交钱。

以前我觉得自己很熟悉互联网，大家曾经讨论的平台卖菜取代菜市场，我认为这是趋势，没啥好讨论的。但是，经历了买不到活虾、没有摊主免费送的紫苏来蒸鱼等等之后，我觉得平台介入生活的每个角落确实有些不妥。这次，我又加深了这个印象。

昨天在银行和超市，都看到有老阿姨在发脾气。银行工作人员让老阿姨点“取消”，她说自己不知道点哪里，越找越着急，越说越大声。我跑过去指给阿姨看屏幕上的“取消”，但阿姨赌气，就是那点——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。

超市是买100元送30元的优惠券，结算的时候优惠券从机器里面吐出来，是两张薄薄的小纸片，要下次买够68元才能使用，而且要在手机支付的自助机器上才能使用。买菜的那位老阿姨是奔着优惠券来的，却被这个规则困扰，可能是店员小姑娘说了几次她也没听明白，就急了。

其实我觉得这些优惠挺烦的。昨天我领了两张优惠券，但今天想用，发现已经找不着了。翻天覆地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感觉好像丢了三十元钱，懊恼极了。好好的社区超市，跟互联网学了这些有的没的，还让人好好买个菜了？想起那个不肯点“取消”的阿姨，我太理解了，连我都已经老得有点想阻挡历史的车轮了。

**网络厌倦综合征**



春日，道路两边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为这里增添了浪漫，当枝叶相触，阳光细碎，陈旧的街道被镀上柔和的金光，人们三三两两推开木门，摇着蒲扇，拉着家常，午后的时光便悠然流淌。

几十年后，当年倚着门框互话家常的阿姨已经垂垂老矣，脸上的皱纹是岁月的痕迹。这条路也在时光的长河里走了很久很久，它不断见证着过往更迭，沉淀了历史的记忆，记住了人们的笑脸，兜转百年时光，她却始终年轻。

不论是曾经走在时代的先锋，还是儿时市井拥挤的无奈，抑或是如今的时尚浪漫，她永远都是我心中如宝藏般珍贵、永远不会被时光冲刷掉的痕迹。

因为，它是经三路。

【有所思】  
**因为它是经三路**

□孔令阳

草莓熊、玫瑰花、爱心红绿灯……现在的济南经三路与一切浪漫挂钩。

不知道从哪天起，这条窄窄的小路成了无数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网红路，而在我的记忆里，它永远是儿时姥爷牵着我的手走过的，尽头为人民公园的那条充满市井气息的老街。

自开商埠的百年来，经三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起伏。

上个世纪初，这里是繁华的中心，自开商埠让济南迅速成为时代的“新星”，经济和文化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。这一切，经三路都有幸见证。

我与它的缘分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，姥爷带着一家人迁居到济南。四十年、三代人，从未离开过那个名为经三路240号的小院。在妈妈口中，她儿时的经三路也是热闹非凡的。

而当在这条路上跑着的人变成我以后，一切却不复从前。儿时，经三路是我常常会踩到一摊油渍，被没有秩序的车辆塞得满满当当的拥挤小路。在城市东跨的步伐中，济南的发展越来越快，人们却渐渐忘了这些曾经繁华的街巷。时代在不断向前，可它们被留在了原地。开埠百年后，这里竟然成了落后的代名词，附近居民的老龄化也让它再难寻觅曾经的熙攘与活力。

好在总有人正年轻。近几年，人们愈发重视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，借助

着商埠区保留下来的老建筑，再辅以合理的商业运作，经三路便一跃成为济南时尚与浪漫的代名词。年轻的脸庞和悠久的历史完美融合，将百年前恣意的火焰重新点燃，将年轻人的目光再次集聚，我也不能免俗。

可是，当我每次陪着姥姥站在街角等红灯变换时，我还总是会想起记忆里的那条经三路。

夏天总是很热，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山公园南门外那个撑着桌子、放着扎啤的小店，角落那台快要冒雪花的小电视机里伴着电流声传来的为足球的呐喊……玻璃杯彼此碰撞，白色的泡沫从杯沿飞出；漏勺舀起的那盘毛豆被脚下生风的老板推到青年们的手边，“老板，再来一杯”的招呼声不绝于耳。

初秋，满目金黄。九月末的晚风是难得的温柔，傍晚的夕阳染上地平线的尽头，仿佛用胶片定格了岁月，抓住了没来得及逃跑的故事，木门里的那声轻唤从几十年前传来。余音之中好像能看到那时的少年赤着脚踩过坑洼不平的老路，笑声吵闹，让住在巷口的那个脾气暴躁的老大爷抄起木棍抬腿就追。

寒冬，人行道上厚厚的一层枯叶给坚硬的砖石铺上了一层细软，叶脉断裂的声音伴着呼啸的晚风传进人们的耳膜。我喜欢日落时的中山公园，假山上的那座亭子和环绕着陈旧书香的济南老图书馆，还有早已不复存在的那架秋千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